

叔本华

论

人生得失

[德国] 亚瑟·叔本华◎著 石磊◎编译

*The Master Thought
Quintessence*

中国商业出版社

The Master Hought
Quintessence

叔本华

论人生得失

[德国] 亚瑟·叔本华 著 石磊 编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叔本华论人生得失 / (德) 叔本华著; 石磊编译

. —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044-9275-3

I. ①叔… II. ①叔…②石… III. ①叔本华, A. (1788 ~ 1860) — 人生哲学 IV. ①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1083 号

责任编辑 姜丽君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180647 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 * * *

710×1000 毫米 16 开 18 印张 259 千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思想因永远能撞击出火花而传世，天才因奋斗的成功而不朽。在二百多年以前，一个命运多舛的哲学家，不是为了他的荣誉，不是为了他的祖国，也不是为了和他同时代的人，而是为了整个人类改变荒唐的世界，为了清除世间那些恶劣的虚伪的东西，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下了一本书。他就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开创了唯意志论先河的叔本华。这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儿子，曾一度学习经商并随父母游历了大半个欧洲，他丰富的阅历使得初次与他交往的歌德惊叹不已。在进入葛廷根大学学习之后，他很快地迷恋上了哲学，并以《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一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本处女作出版后，深获歌德的赏识。歌德告诉叔本华的母亲约哈娜说，她的儿子将来必成大器。从此叔本华开始了一个天才哲学家的人生之路。

这位“智慧异常剩余”的哲学家，加上他狂热的求知精神，在此时充分表现出他惊人的学习能力，使得他的脑子成了知识的大杂烩。1807年7月，他到科塔补习古典语文，在短短的六个月间，便获得教授们的交口赞誉，都预料他“将会成为出色的古典文学学者”。然后，他回到魏玛，心无旁骛地埋首书堆两年，取得了大学旁听学历，考进葛廷根大学，再转到柏林大学。实际上，语文方面也堪称是他的长项：从他的作品中，再三再四对古典语文的推崇，我们不难判断他希腊文、拉丁文造诣之高深；他的英语，可使英国人误以为他是老乡。叔本华曾同时几度计划翻译康德（德译英）和休谟（英译德）的作品；他的法文，足可胜任翻译官之职。1813年拿破仑的铁蹄踏遍全欧洲，法军进袭柏林时，叔本华

逃难至魏玛，在中途被法军截留，充任翻译官。后来，他又学习西班牙文，并翻译了格瑞显的作品。学术方面，除了他的本行哲学，还兼习医学、物理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理学、骨相学、法律学、数学、历史、音乐等。从他做学问的态度来看，可知他对这些学科也是“颇有心得”，因为他听课时有记笔记的习惯，然后再加整理，同时附注自己的批评，一丝一毫都不苟且。加之他独特的个性和见地，从不人云亦云、盲从附和，如果他的见解和教授不相同，就会立即不客气地指出教授的错误，他的哲学系统就是这样逐渐建立起来的。无怪乎叔本华常自豪地说：“这就是我能够有权威，并能很光荣地讨论一切的缘故。人类的问题不能单独研究，一定要和世界的关系连带研究——像我那样，把小宇宙和大宇宙联合起来。”

1814年以后，叔本华利用所有的时间，全心全力写出了他的杰作《意志与观念世界》，他把自己思想的精华全部投入此书，这之后的著作只是加以评注。1818年春末，他把原稿送到出版商那里，说：“这不是旧思想的改头换面，而是结构严密的独创之新思想。”“明畅而易理解，有力且优美。”“这本书今后将成为其他许多著作之泉源与根据。”这虽是他的狂妄自大之语，但却百分之百是事实。那时，他只有三十岁。

1836年，他发表了《论自然的意志》，是由研究科学的结果来推证他的中心理论；1841年发表了《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1844年出版了《意志与观念世界》增订本；1851年出版了《论文集》。出版《论文集》之前，人们对叔本华的著作，反应始终很冷淡，原因之一是世人太穷太倦了，他们无能力再阅读关于世界的贫穷与疲惫；另一原因是，他把当时的大学教授，抨击得很刻薄，妨害了他的成名——“增订本”是以那篇“性爱的形而上学”为号召，才勉强出版；《论文集》的出版，则全靠他的学生佛劳因斯特的努力。

叔本华家族具有遗传的疯狂、天才、白痴气质。1805年，他父亲忽然去世了，他的尸体在他家谷仓旁的运河上浮出，是不慎失足，抑或跳河自杀？原因无法证实，不过一般时评，认为是后者。叔本华的祖母死于疯癫。他的二叔在四十岁时死于结核症。三叔天生白痴。小叔因行

为放荡不检，被驱逐离家，在半疯狂状态中潦倒而亡。叔本华自己也说：“性格或意志遗传自父亲，而智慧遗传自母亲。”由于长期的孤独生活、长期的抑郁不得志，他的性格更暴躁、更怪癖了。他常被恐惧和邪恶的幻想所困扰；他在睡觉时身边放着实弹手枪；他不放心把自己的颈项交给理发匠的剃刀；只要听到传染病的谣言，便吓得飞奔；在公共场所宴饮的时候，他随身自备皮制的杯子，以免被传染；他把票据藏在旧信中间，金子藏在墨水瓶下面；他对噪音深恶痛绝；他愤世嫉俗，诽谤爱情——事实上，他与母亲完全交恶之前，也曾有过一次如痴如狂的恋爱，对方是大他十岁的女伶，名叫卡诺芬·叶格曼。叔本华的确对她付出了真情，也有娶她为妻的念头，奈何对方却若即若离。一般人常说，真挚的初恋破灭的人，尔后往往对恋爱持怀疑的态度，叔本华的情形正是如此。1818年，他重游意大利时，在威尼斯结识一个“有身份、有财产”的贵妇，两人交往极密切，当时，叔本华若想跟她结婚，实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却始终踌躇不前，但她的魅力久久盘桓在他的心田，直到他晚年时，每当谈起这个旧情人，仍不由得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昵称她是“我的可爱的乡村姑娘。”那次旅行结束返回柏林后，他又有了一个名叫梅兰的情妇，最后仍是不了了之局。在他垂暮之年，有人问他：“难道你这一生中从未有过结婚的念头吗？”他答道：“并不，有好几次我濒临结婚的边缘，所幸，每次总能悬崖勒马。若让我肩负婚姻生活重担的话，我恐怕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总之，他与女人间，情欲的关系多于恋爱。据传，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很为性欲的处理而感苦恼，这就是他“爱的苦恼”吧！

欧洲革命虽经努力，但最终相继失败，战祸的悲惨深烙整个欧洲的人心，人们已逐渐厌弃黑格尔之流的理想主义，而倾向于厌世思想，如科学对神学的攻击、社会主义对贫穷及战争的控诉、生物学对生存竞争的强调，这种种事实，终使被冷落三十多年的叔本华哲学渐渐崭露头角，旋即声名大噪，名震全欧。

那时，他还没有老得不能享受他的盛誉，他热切地阅读所有批评和介绍他的文章。1858年，他七十岁生日时，人们从世界各地来看他，

贺函从欧陆的四面八方向他涌来。这位素来被称为极忧郁、极悲观的哲学家，最后大概是“乐观地”躺在沙发上溘然长逝。

大体说来，叔本华哲学可说是康德的认识论、柏拉图的观念论、吠陀的泛神论及厌世观四者结合的扬弃。

《世界是我们的表象》，这是叔本华哲学的最初命题。他以为“认识的一切物质——即全世界，仅是对主观而言的客观，是直观者的直观，换言之，仅是表象而已”。表象之世界，是我们的经验世界与认识世界及一切科学的生成世界，在这里，事物化成各种不同的形象而呈现，故亦称现象世界。包罗万象与变化多端的现象世界，只有作为主观的对象才能存在；如无主观，则无法独立。它是由于主观构成的认识能力而产生的世界。所以，主观是世界唯一的支柱；客观则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受因果律的束缚；而个体因受“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把生命分为出现在不同时地的个别有机体，此谓之“个体化原理”。时间、空间和因果律，是主观的先天形式。

他又说：一个人认识世界，是按照他认识能力的多寡而决定的，换句话说，认识能力也就是构成客观的表象界的根源，它可分为四大类：第一是“经验的直观”，这是经验世界的基础，为因果律或生成的根据；第二是“纯粹的直观”，这是直观的一般形式，为时间、空间或存在的根据；第三是“概念的思维”，它属于理性的抽象作用，用以判断事物的真伪，是认识的根据；第四是“自我意识”，这是从自我的本质——意志动机而产生的行为，故是行为的根据。这个目前我们还不能充分认识，因为缺乏现实基础的观点，但其可借鉴之处十分明显，因而仍显得超前。

官能活动就是具象化的意志行为，例如，牙齿、咽喉和肠胃是食欲的具象化，生殖器官是具象的性欲，手和脚是抓拿和步行的意志，求知的意志建立了脑髓，整个神经系统则皆为意志的触角——这种意志并无任何道德的意义，它纯粹是非理性的、盲目的求生意志。

若说身体是意志的现象——即意志的客观化，那么，对于形体与自己相同的子女，又如何说法呢？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就是同一本质意志

的延续。试看，动物或人类为后代所做的种种奋斗、所受的折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又岂是仅为保持自己的生命？唯有如此，意志才能征服死亡。依此类推，其他如植物或自然力亦皆如是。树木为渴盼阳光而向上舒展，为觅水而往地下生根；群花的竞相吐妍，以引诱昆虫；磁针的永远指北；物体的垂直下落；水的穿石和向低流以及化学实验的原子化合游离现象等，这一切，无非都是意志的发现——完全是在强调自我的意志。世界的现象虽千变万化，然其意志则一，因为作为物自体的意志，不是时间和空间之力所能凝固的。

世界虽只是一种意志的表现，但它在形成“现象”之前，却必须通过时空及因果律的关系，在某种独立特定的形体上呈现。叔本华沿用柏拉图的术语将此称之为“理念”。意志无法直接化为现象，必须先形成理念，然后呈现种种不同的现象。因之，它可视之为意志客观化的阶梯。所以叔本华认为，个体是意志间接的客观化，而理念才是直接的客观化。此一“理念”为何物？它就是无机界的自然力，有机界（动植物）的种族，对人类而言，则是个性。它与意志相同，它是永恒不变的，只有个体才可不断地生灭。

意志的本质就是努力，故无所谓目的或目标。努力是由于要满足欲望所产生，但眼前的欲望获得满足之后，新的欲望又接踵而来，欲望无穷，满足却有限，人们就这样无休无止地奋斗挣扎下去。再者，一切快乐皆以愿望为先决条件，愿望如获得满足，快乐亦随之停止，所以“一般的所谓幸福，实际是消极性的东西，遗物者原无意赐予我们永恒的幸福”——一旦失去欲望的对象，无聊便立刻袭之而来，无聊与痛苦同样令人难以忍受。人生实际就像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的钟摆。如果把一切痛苦驱进地狱的话，留存在天国的，大概就只有倦怠和无聊。存在的万物，其本质即是：不断地努力和永恒的痛苦。所谓的宁静和和平，仅是一瞬间的幻影，那是意志的喘息机会。

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苦恼和争斗的世界？叔本华指出两条途径：第一是艺术的解脱，艺术具有超越自我和物质利害的力量，而达到无欲的境界。但艺术的解脱，只是一时性的，且须具备天才的直观。第二

是寻求永恒的解脱，唯有从根本上否定意志，基督教和佛教的苦修生活，即是一种否定意志的状态，因为求生意志最显著的现象，不外乎是个体保存欲望、种族繁殖欲望和利己心，因之，苦修生活的三大要件就是粗食、禁欲、清贫。能严守此三者，即谓之“圣者”，如此，便可望感悟万法如一之理，而归于完全的无为，从吠陀所谓的“梵我一体”而进入“涅槃”的境界。也唯有达到这个境界才是永恒而完全的解脱状态。这是现实中的人永远达不到的境界。

这本《叔本华论人生得失》一书所选的诸篇文章，即根据叔本华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编译而成，并参考了霍林道尔所选译的叔本华论文集的英译本，把有关自然科学方面已过时的观念，以及骂黑格尔的内容删去或节选。我们相信本书对于读者了解叔本华的思想和提高人们的理论水平，会有所帮助。

最后尚须说明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叔本华个人的偏见，本书一些作品中的唯心主义表现得比较明显，有些观点和论述显然是错误的，请读者在阅读中予以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人生的困惑·····	001
二、生命的永恒·····	029
三、幸福的分类·····	054
四、人格的划分·····	060
五、财富与人生·····	075
六、生存的意念·····	080
七、生活的意志·····	084
八、名誉与荣誉·····	088
九、人性与道德·····	118
十、存在的得失·····	134
十一、世界的空虚·····	137
十二、爱恋的激情·····	145
十三、性爱的倒错·····	153
十四、禁欲的解脱·····	158
十五、女性的智慧·····	166
十六、生存与理念·····	176
十七、素质的由来·····	182
十八、信仰的对白·····	192
十九、哲人的智慧·····	207
二十、意志与现象·····	218

二十一、超越生命.....	222
二十二、心理的变化.....	230
二十三、宗教的源流.....	239
二十四、作家与写作.....	252
二十五、哲学杂谈.....	262

一、人生的困惑

从最低以至最高等的意志现象所显现的各阶段中，意志总是孜孜不息地努力着，但并没有最终目标或目的，因为努力就是意志唯一的本质，无所谓达到目标而告终。所以，它永远无法获得最后的满足，沿途只有荆棘障碍，就这样永无尽期地持续下去。我们可举出最单纯的自然现象——重力作为说明。重力无休无止的努力是向着一个也许当抵达时重力和物质都要破灭的重力场中心突进；即使把宇宙弄成一个球体，它也不会终止。我们再观察其他比较单纯的自然现象：固体的努力是想借溶解以形成流动体，因为唯有变成流动体后，它的化学力才得以自由。液体则为形成气体而努力，一旦从压力中解放出来，立刻变成气体状。亲和力，亦非不努力的物体，用德国神秘主义派思想家贝梅的话，它并不是没有欲望或需求的东西。

植物的生存也是如此，它们永无休止、永无满足地努力着，不断地成长，最后结成种子，又成为另一生命的起点，如此周而复始地反复着。凡此种种，都是毫无目标、毫无最后满足、毫无休止地进行着。世界的每一角落，形形色色的自然力或有机物的形态，都是根据这种努力而表现的；相互竞争，各取所需——因为它们所需的物质，只能从另一方夺取而得。就这样，世界仿佛是一个大战场，到处可以看到拼死拼活的战争。并且，这种战争多半会阻遏一切事物最内在的本质——努力，而产生抗拒，奋斗固然到头成空，然而又无法舍弃自己的本质。因为这种现象一旦消灭，其他的现象立刻会取而代之，攫取它的物质，所以只得痛苦地生存下去。

努力与意志一样，是一切事物的核心和本质，是人类接受最明晰、最完全的意识之光所呈现的东西。我们所称的苦恼，就是意志和一时性的目标之间有了障碍，使意志无法称心如意；反之，所谓满足、健康或幸福，即为意志达到了它的目标。此一名称也可转用于无认识力世界的各种现象——虽然程度较弱，但其本质仍然相同。我们可发现它们也经常陷于苦恼，并没有永恒的幸福。因为所有的努力俱是从困苦、对本身状态的不满所产生，只要有不满之心，就有苦恼。并且，世上没有所谓永恒性的满足，通常，这一次的满足只是新努力的出发点而已。努力到处碰壁，到处挣扎战斗，因而也经常苦恼。正如努力没有最终目标，苦恼也永无休止。

至于有认识力的世界——即动物的生命，就可以显现出它们的不断的苦恼。试观察人类的生命，这里的一切都被最明晰的认识之光所照耀，显现得最为清楚。因为意志现象愈臻完全，痛苦也就愈为显著。植物没有感觉，所以也没有痛苦。最下等的动物如滴虫类或放射动物等，所感觉的苦恼程度极为微弱；其他如昆虫类等对于痛苦的感受机能也非常有限。直到有完全的神经系统的脊椎动物，才有高度的感觉机能，并且，智力愈发达，感觉痛苦的程度愈高。如此这般，认识愈明晰，意识愈高，痛苦也跟着增加，到了人类乃达到极点。尤其是，如若一个人的认识愈明晰，智慧愈增，他的痛苦也愈多，身为天才的人，他便有最多的苦恼。“智慧愈增，痛苦也愈多。”这句话中的所谓智慧，并不是指关于抽象的知识，而是指一般性的认识及其应用。素有“哲学画家”或“画家的哲学家”之称誉的狄基班，曾以一幅画直观而具体地描写出意识程度与苦恼程度间的密切关系。这幅画的上半幅描绘的是承受着丧子之痛的女人群像，以各种表情和姿势，表达出做母亲的深沉悲伤、痛苦和绝望；下半幅则为描绘失去子羊的一群母羊，这些动物的表情、姿势与上半幅互成对应。从而可以了解，并非有明确的认识和明敏的意识才有强烈的苦恼，即使在动物迟钝的意识中，也有痛苦的可能。

由此，我们可充分确信：一切生命的本质就是苦恼。这是意志内在本质的命运，动物世界的表现虽较微弱且有程度上的差别，却无可避免。

为认识所照耀的各阶段中，意志是化为个体而表现的。人类个体投进茫茫空间和漫漫时间之中，是以有限之物而存在，与空间和时间的无限相比，几乎等于无。同时，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个体生存所谓的“何时”“何地”之类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其场所和时间，只是无穷尽之中的一小点而已——他真正的生存只有“现在”。“现在”不受阻碍地向“过去”疾驰而去，一步步移向死亡，一个个前仆后继地被死神召去。他“过去”的生命，对于“现在”遗留下什么结果？或者，他的意志在这里表现出什么证据？这些都是另一回事；一切都已消逝、死亡，什么都谈不上了。因此，对于个体而言，其“过去”的内容是痛苦，抑或快乐？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但是，“现在”往往一转眼即成过去，“未来”又茫然不可知，所以，个体的生存从形式方面来看，是不断地被埋葬在死亡的未来中，是一连串的死亡。但若就身体方面来看，众所周知，人生的路途却崎岖坎坷，充满荆棘和颠簸；肉体生命的死亡经常受到阻塞、受到展缓，使我们的精神苦闷也不断地往后延伸。一次接一次的呼吸不断地侵入，预防了死亡。如此，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和死亡战斗着，除呼吸外，诸如饮食、睡眠、取暖等都在和死亡格斗，当然，最后必是死亡获胜。这一路径之所以呈现得那样迂回，是因为：死亡在吞噬它的战利品之前——就是从开始诞生到归于死亡期间，每一时刻都在遭受它蓄意的摆弄。但我们仍非常热心、非常审慎地冀望尽可能延长自己的生命，那就像吹肥皂泡，我们尽可能把它吹大，但终归会破裂。

我曾说过，没有认识力的自然内在本质，是毫无目标、毫不间断地努力着。若观察动物或人类，则更显得清楚。欲望和努力，是人类的全部本质，正如口干欲裂必须解渴一样。欲望又是由于困穷和需求——即痛苦。因为，人类在原来本质上，本就难免痛苦。反过来说，若是欲望太容易获得满足，欲望的对象一旦被夺而消失，可怕的空虚和苦闷将立刻来袭。换句话说，就是生存本身和他的本质，将成为人类难以负荷的重担。所以，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这二者就是人生的必要要素。说起来真是非常奇妙，人类把一切痛苦和苦恼驱进地狱后，残留在天国的却只有倦怠。

一切意志现象的本质——不断地努力——臻于高度的客观化后，意志即化为身体而呈现，受到一则铁的命令：必须养育这个身体。于是获得其主要的最普遍性的基础。给予这道命令的，不外就是这个身体客观化后的求生意志。因此，人类是这种意志最完全的客观化，也是宇宙万物中需求最多的生物。人类彻头彻尾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是无数欲求的凝集，人类就这样带着这些欲求，没有借助，并且在困穷缺乏以及对于一切事物都满怀不安的情形下，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人类的一生，在推陈出新的严苛要求之下维持自己的生存，通常必是充满忧虑的。同时，为避免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人类的各种危险，还须不断地警戒，不时留神戒备，小心翼翼地踏出每一个步子，因为有无数的灾难、无数的敌人环伺在他四周。从野蛮时代到现在的文明生活，人类皆是踏着这样的步伐前进。人，从来没有“安全”的时刻。

啊！生存多么黑暗，多么危险，人生就这样通过其中，只要保住生命。

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为此生存而不断战斗着，并且，到最后仍注定会丧失生命。但使他们忍受支撑这一场艰苦战斗的力量，与其说是对生命的热爱，毋宁说是对死亡的恐惧。无可避免的死亡如影随形地站在他们背后，不知何时会逼近身来——人生有如充满暗礁和漩涡的大海，虽然人类曾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然而即使用尽手段和努力，也未必能顺利航行，尽管如此，他们的舵仍然朝这方面驶来。那是人生航程的最后目标，是无可避免，也无可挽救的整体性破灭——死亡；对任何人而言，它比从前所回避的一切暗礁都更险恶。

这里，有几件事情仍须注意。综观人生的一切作为，虽是从死亡的隙缝中逃脱，但苦恼和痛苦仍是很容易增大的。为此，也有人渴望一死，而以自杀方式使死亡提前来临；其次，如若穷困和苦恼稍止，容许人们略事休息，倦怠也将立刻随之而来。如此，人类势必又得要排遣烦闷了。生物活动的动机是为生存而努力，但生存确保之后，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呢？人们并不了解。因此，促使他继续活动的是，如何才能免除或感觉不出生存的重荷，换句话说，就是努力从倦怠无聊中逃脱出来，即平常所谓的“打发时间”。如此，没有困穷或忧虑的人，虽卸下了其他一

切负担，但现在生存本身就是负担。倦怠是一种决不可轻视的灾祸。最后，甚至会使人将绝望之色表现于脸上，而认为：缩短过去花费偌大的努力维持下来的生命，似乎较为有利。人类相互间尽管没有爱心，却能热心相劝，即因倦怠之故，这也是社交的起源。

人是必须靠面包和娱乐生存的，倦怠与饥饿相同，常有使人趋于放纵不检之虞，所以常被作为预防灾祸的对象。费拉德弗监狱即以“倦怠”作为惩罚重犯的一种手段，让囚犯处于孤独和无为之中。仅此就很令人吃不消了，有的甚至因为不堪寂寞而自杀。正如贫穷是人们苦恼的通常原因一样，厌倦是上流社会的祸害。而在中等阶级，星期日则代表厌倦，其他六天代表穷困。

所谓人生，就是欲望和它的成就之间的不断流转。就愿望的性质而言，它是痛苦的；成就则会令人立刻生腻。目标不外是幻影，当你拥有它时，它即失去魅力，愿望和需求必须再以重新更新的姿态出现。没有这些轮替，则人便会产生空虚、厌倦、乏味无聊的情绪。这种挣扎，也可跟贫穷格斗同样痛苦——愿望和满足若能相继产生，其间的间隔又不长不短的话，这时苦恼就最少，也就是所谓幸福的生活。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摆脱它们，而立于漠不关心的旁观地位，这就是通常所称“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最纯粹的欢悦”，如纯粹认识、美的享受、对于艺术真正的喜悦等皆属之。但这些都须具备着特殊的才能才行，所以只惠予极少数人，并且拥有的时刻极短暂。原因是他们的智慧特别卓越，对于苦恼的感受自然远较一般人敏锐，个性上又与常人截然相异，所以他们必然难逃孤独的命运。身为天才的人，实是利害参半。一般人则只生存于欲望中，无法享受到纯粹智慧的乐趣，无法感受到纯粹认识中所具有的喜悦。若要以某种事物唤起他们的同感，或引发他们的兴趣，非先刺激他们的意志不可。因为他们的生存是欲望远多于认识，他们唯一的要素就是作用和反作用。这种素质常表现在日常的琐碎事情中，例如，有人在游览名胜古迹时，老爱刻下自己的名字“以资纪念”，就是为了要把“作用”带到这个场地来。又如，有人在参观珍奇的动物时，观看仍嫌不足，还要想尽方法去触怒、逗弄、戏耍它们，这也是为了感觉作用

和反作用而已。刺激意志的需求，更表现在赌博游戏的出奇翻新上，凡此具见人类本性的肤浅。

然而，不管自然如何安排，不论幸运是否曾降临你身上，不论你是王侯将相或贩夫走卒，不管你会拥有什么，痛苦都是无法避免的。古神话中尚且记述：

培留斯之子仰天而悲叹。

“我是宙斯之子，克罗诺之子，

却要忍耐不可言宣的苦恼。”

人们虽为驱散苦恼而不断地努力着，但苦恼不过只换了一副姿态而已。这种努力不外是为了维持原本缺乏、困穷的生命的一种顾虑。要消除一种痛苦本就十分困难，即使幸获成功，痛苦也会立刻以数千种其他姿态呈现，其内容因年龄、事态之不同而异，如性欲、爱情、忌妒、憎恨、抱怨、野心、贪婪、病痛等皆是。这些痛苦若不能化成其他姿态而呈现的话，就会穿上厌腻、倦怠的阴郁灰色外衣，那时为了摆脱掉它，势必要大费周折了，而纵使倦怠得以驱除，痛苦恐怕也将回复原来的姿态再开始跃跃欲动。总之，所谓人生就是任凭造物者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抛掷。但我们不必为了这种人生观而感到气馁，它也有值得慰藉的一面，从这里也许可以使人提升到像斯多噶派一般——对自己现在的苦恼漠不关心的境界。对于这些苦恼我们无法忍受，于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就有多人把它当作偶然的、由于容易变化的因果关系而产生的东西。如此，对于某些必然性、一般性的灾祸——如衰老、死亡或日常生活的不顺遂等——人们便往往不觉得悲伤，反而能对它持以嘲弄的态度。但痛苦原是人生中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东西，而其表现的姿态和形式，皆被偶然所左右，所以，苦恼在现在人生总占据着一个位置，若移去现在的苦恼，从前被拒在外的其他苦恼必定立刻乘虚而入，占据原来的位置。因之就本质而言，命运对我们并不发生任何影响——一个人若有这样的省悟，认识上述道理，他就能获得斯多噶派的恬淡平静，不再为本身的幸福惦念了。然而，事实上究竟有几个人能以这种理智力量来支配直接感受的苦恼呢？也许完全没有。